

# 恋大款离婚当二奶 上大当成为代孕人

## 赴聚会生出婚外情

戚丽,31岁,曾是哈尔滨市某大酒店财务部出纳员。在律师事务所见到她时,她一脸憔悴。“我的肠子都悔青了,死的心都有,可找不到儿子我就是死了也不会甘心。我对不起孩子,更对不起前夫!”在讲述这段孽债之前,戚丽先坦言了自己对前夫的背叛。

“大专毕业后,我在哈市一家大酒店当了出纳员,每月只有800元的收入,这与我梦想中的富裕生活相差很远。4年前,经人介绍,我和子强结了婚,他为人很老实本分,对我更是疼爱有加。可他的家境也很差,他本人只是一家装修公司的普通员工。婚后的生活平淡无奇,在道外区那个租来的20多平方米房子里,我们住了整整两年。直到2003年年初,我们终于攒够了钱买了一处30多平方米的住房。为了买房子,丈夫早起强起早贪黑地忙碌,有时深夜了还给人家刷油抹墙。因为条件不允许,我和丈夫一直没有要孩子,尽管他非常喜欢孩子。”戚丽说,那段日子尽管清苦可活得很真实,然而自己并没有珍惜这一切,尤其是和丈夫之间的情感。

“2003年8月,在一次同学聚会上,我见到了初中的同学王凯。他西装革履、出手大方,当年班级里最差的男生如今却成了同学中的大款,令人刮目相看。席间,王凯送每人一样礼物,价值都在几百元以上,唯独送给我的超过了千元。在

“

7个月前,哈尔滨市某医院的产科病房。伴随着一阵阵强有力的啼哭声,一个可爱的男婴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乌黑的大眼睛,浓密的头发,4公斤的体重,这个剖腹产下的男婴令初为人父母的一对男女喜极而泣。7个月后,父亲竟然抱走了7个月大的儿子一去不返……

为何突然发生这样的变故?直到后来痛失爱子的母亲接连报警和聘请律师,誓死要追回自己的亲生骨肉,人们才窥探了这个“特殊”家庭鲜为人知的隐情——

同学的哄笑中,王凯半开玩笑地说,当年曾暗恋过我。那一晚,我喝了很多酒还意犹未尽。接下来的日子,王凯向我展开了疯狂的爱情攻势。在我工作的酒店他长期包了一间豪华套间,经常约我喝酒聊天。一天醉酒后,他突然一反常态,声泪俱下地向我诉说了他不为人知的痛苦。他说,父母去世后他和亲戚来到了杭州,后来和当地一个大款的女儿结了婚。婚后的日子并不幸福,妻子又患有严重的妇科病不能生育。当晚,我也喝得大醉。在酒精的作用下,我第一次背着丈夫夜不归宿。当晚,在半推半就间,我和王凯发生了关系。”戚丽说,自己和王凯之间的关系有了第一次后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在一处高档社区,王凯租住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高层住宅作为两人的爱巢,两人的“地下情人”生活从此开始。每月,王凯都回家一次,但对于和妻子之间的事从不向戚丽吐露。而戚丽显然也适应了这种富庶的“二奶”生活,她后来辞去了工作,每天开着王凯送给她的丰田车,出入高级酒店宾馆……

## 假老公抢走真儿子

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丈夫渐渐知道我在外的丑事。

一天晚上,他一连给我打了近百个电话。其实,每次电话响起我内心都会感到紧张和不安,连接的勇气都没有。后来,丈夫给我发来短信,说事已至此,只要我幸福他愿意退出。我没想到丈夫会对我宽容到这个程度。2004年7月,我和丈夫离了婚。离婚时,我给了他10万元钱作为补偿,这笔钱是王凯给我的。可子强很蔑视地看了我一眼,并没有接受这种补偿,相反他执意要净身出户,那间30多平方米的住房也留给了我。这让我的内心更加难受。”离婚后,戚丽开始正式和王凯同居在一起。其间,她多次催促王凯离婚,可王凯一直以种种借口拖延。直到2005年1月,戚丽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。“这个孩子是王凯的,因为我和前夫一直没有要孩子的打算。知道有了骨肉,王凯显得非常高兴,对我更是关怀备至,他专门请来保姆照顾我的饮食起居。可一开始并不想要这个孩子,毕竟王凯还没有离婚,我和孩子都没名没分。这让王凯很是害怕,他甚至跪在我面前哭求我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,并言之凿凿地说他一定会离婚娶我的。看着他态度诚恳的样子,我的心软了。可没想到,他离

婚的事竟然一拖就是一年多。”

2005年10月,即将临盆的戚丽住进了哈市某医院的产科病房。生产那天,戚丽突然大出血,后经剖腹产才生下了一个4公斤重的男孩。

“那天,深度麻醉清醒过来后,我看到了健康的儿子,也看到一脸泪水的王凯,内心涌起了说不出的幸福感,可没想到,这幸福仅仅维系了7个月。今年5月,儿子突然发起了高烧,几天不退。住院后,渐渐地有所好转。可一天早上,王凯说阿城有个老中医医术很高,并执意要抱孩子去那看一看。我坚决不同意,一再说这就是正规医院,再说孩子已经好转为什么不继续治下去。可他一反常态,一把将我推到一边,而后抱着儿子开车离去了。任凭我不停地哭喊……”戚丽说,看着那辆熟悉的汽车绝尘而去,她的心中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## 家破散楼空人难寻

戚丽说,王凯抱着儿子突然离去,一切来得没有一丝征兆。然而,回到家后,她才发现,其实王凯早有预谋。

“他在哈的公司在事发的半个月前就宣告解体了,十几

名员工都被打发走了。当时我问他原因,他说经营不善总是赔钱。我们租住的房子还有一个就到期,我催他续租,可他说想换个地方居住。同时,他抱走孩子时,孩子刚刚断奶一个多月。”戚丽说,在接下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,他一边承受着思念儿子的焚心痛楚,一边开始搜索王凯留下的所有蛛丝马迹。戚丽疯狂地拨打王凯的手机,可一开始手机无人接听后来却突然停机;王凯开的汽车、租的房子、买的手机卡全是朋友代办的,可当戚丽找到和王凯关系很近的几个密友,打听王的可能去向,几个人一改以前的热情,一再称一无所知。无奈之际,戚丽开始了艰难的寻子历程。她先去了阿城,几乎访遍了全市的老中医,可依旧没有打听出王凯和儿子的下落。后来,根据王凯以前提供的其在杭州的家,以及那个名为“宏达公司”的企业,戚丽专门赶到了杭州,可到当地的工商部门一打听,根本没有什么“宏达公司”在这里注册。领着儿子看病,看来是一个谎言,可就连王凯的家也查无此处,王凯意欲何为?戚丽说自己越想越怕,今年6月,返回哈市后她向警方报了警,希望借助侦破

手段找到儿子,可警方对她的答复是,因王凯确系孩子的亲生父亲,所以不存在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,因此不予立案。望着照片上儿子可爱的小脸,想起孩子的亲生父亲,以及自己愧对的前夫,戚丽百感交集欲哭无泪……

6月24日,戚丽突然接到了十几条短信,看过后她险些瘫倒在地。在戚丽的手机上,至今存留着这样的短信内容:“丽,对不起,我很喜欢你却永远不能娶你,因为妻子是我的经济支柱,我不能没有她。我妻子患有严重的妇科病,子宫被切除,没有了生育能力。我们必须有个儿子,将来才好继承财产。我们几年前就有过抱养一个男孩的打算,可我一想,抱养的怎么也不如自己生的。见到你后,我觉得你一定得帮我们。孩子一切都好,不要惦记。我不会亏待你,我会随时往你的银行卡里汇钱的……丽,我们今生无缘,只有来世再聚。你不要找我了,你也找不到我的……”看了短信后,戚丽说自己觉得天旋地转:“孩子,我的孩子!”她披散着头发冲到大街上,满脸泪水……一场“不忠”的婚姻,一段“虚无”的爱情,在对男友的痛恨和对前夫的愧疚中,戚丽说她每天24小时开着手机,痴痴地等待着有关儿子的一丝信息……戚丽说,当其按照王凯的电话号码回拨时,对方的手机一直呈关机状态,而卡号也全是如意通或神州行的,据此根本找不到王凯的行踪。(李永明)